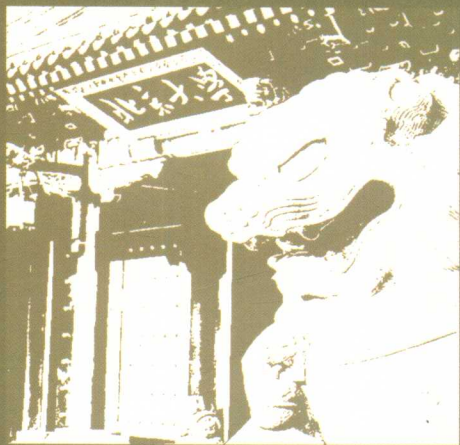


北大日记

从文学、哲学到信仰



于仲达◎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非外借

北大日记

从文学、哲学到信仰

于仲达◎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大日记：从文学、哲学到信仰 / 于仲达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 4
ISBN 978-7-5378-5008-7

I. ①北… II. ①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5288 号

- | | |
|--------|--|
| 书 名 | 北大日记：从文学、哲学到信仰 |
| 著 者 | 于仲达 |
| 责任编辑 | 范 戈 |
| 装帧设计 | 贾阳阳·鼎央阁 |
| 出版发行 |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
| 邮 编 | 030012 |
| 电 话 |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0351-5628697 (编辑室) |
| 传 真 | 0351-5628680 |
| 网 址 | http://www.bywy.com |
| E-mail | bywycbs@163.com |
| 经 销 商 | 新华书店 |
| 承 印 者 |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
| 字 数 | 196 千字 |
| 印 张 | 8.75 |
| 版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7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378-5008-7 |
| 定 价 | 36.80 元 |

前言

恐怕我这一生再没有如此纯粹的时光了，这里记录着我当初学习的一点心得。

2007年6月，我从皖地S城来到北京，然后先是宿命般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宗教学系学习，一直到2013年6月我重新返回S城，一晃几年就过去了。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生命中一段比较快乐的时光。北大静园的草坪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转眼之间，六年已过。这些年里，是我思考问题最多最集中的，如果缺乏这个环节，我基本还是没成年，可能终生无法走出S城。

这本书看起来都是一些零散琐碎的文字，但也有我个人的生命体验。记录了我北大中文系、哲学与宗教学系的学习、感悟、交流、碰撞与心得，兼容文学、哲学与宗教的沉思。以亲身经历，从一个求知若渴的旁听生角度，描绘北大名师的风采，诸如星云法师、楼宇烈、钱理群、陈平原、曹文轩、吴晓东、汤一介、李零、黄子平、朱良志、何怀宏、陈鼓应、周学农……体验北大名师风采，享受一次次精神的盛宴。我把这本书视为自己年轻时代的最后证明。现在仍想这样说，这是一个曾经的苦痛者写给正在困惑的年轻人看的读物。当然，它是一本关于“我执”和消融“我执”的书。

当我写完此书以后，我发觉自己不再年轻。特别是我在北大听课的这段日子里，不再感时伤世，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早上在校园里漫步，雨水潮湿的气息袭人，白丁香花开了，袅娜着散发着微弱的香气。忽然想起《圣经·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既然一切都是虚空，岂



不是都没有意义吗？我确信，自己挣扎过，存在过，担当过，也就足够了。

这些年，我一直在逃：从中文系的课堂逃到哲学系、宗教学系的课堂，从鲁迅研究的课堂逃到老庄、佛禅的课堂，从中国哲学的课堂逃到《圣经》研究的课堂，又从《圣经》研究的课堂逃到儒家哲学研究的课堂，终于又折回鲁迅研究的课堂。随后，我又从北京大学的课堂逃到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从S城逃到北京，又从北京返回S城；从人间世逃到内心，又想从内心对外超越；逃离了S城的小官场，又落入一个更大的尘网里。曹雪芹说“逃大造，出尘网”，不被虐杀，又不疯狂，还要守住“娘生真面目”，谈何容易呢？

想来想去，还是鲁迅最透彻，“回到那里去，就没有一处没有名目、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有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有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可是，透彻和深刻又有什么用。苦痛解决了吗？信靠基督被理性放逐，折服慧能又没见性，出家没有用，鲁迅的眼太寒凉，庄子的超脱只是无奈，真是造化弄人。

我确信，没有经过思辨与净化的生命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一个人不能在书本里待得太久，正如不能在世俗里待得太久一样，他所看到的也许只是他虚构出来的世界。

我常想：在担当自己的责任之后，我就放下心外之物，来这里静静熏习思考，一个人能有些时间直面浩瀚的宇宙、时空，直面自己的内心，面对大化流行世界，该是多么幸福啊。

于中达

目录

第一章 文学——为人性提供良好的基础·····	1
曹文轩：艺术感觉·····	2
高远东：精谨缜密·····	8
何怀宏：文学与伦理·····	12
李扬：爱上《大话西游》·····	28
钱理群：“冻灭”和“烧完”·····	31
任晓红：禅与园林艺术·····	36
邵燕君：“大地上的苦难”·····	40
孙玉石：诗美追求·····	47
王风：鲁迅与《女吊》·····	54
吴晓东：《桥》与“心像”·····	58
廖可斌：理解传统·····	62



孔庆东：鲁迅·武侠·“孔和尚”	73
温儒敏：养文气与“接地气”	80
中文系距离文学有多远	83
第二章 哲学——为生命的存在提供安顿	95
王博：生命的安顿	96
肖鹰：庄子式悲伤	105
朱良志：诗思与禅悟	108
张祥龙：反思“反传统”	115
陈怡：庄子的人生哲学	122
杨立华：孔子的精神家园	125
王中江：“虚己以游世”	135
胡军：心魂哲思	138
陈鼓应：学问和悟道	145
第三章 信仰——从苦痛走向智慧	151
陈廷忠：苦痛与智慧	152
林谷芳：禅心诗韵	155
楼宇烈：“人间哲学”	161
张学智：禅和禅宗	170
潘宗光：“空”的智慧	176
吴蓓：甘地的启示	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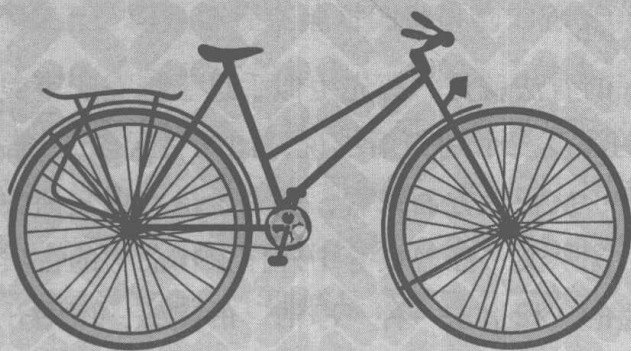


吴玉萍：神学语境中的“人”	184
徐凤林：“地下室人”	195
钟志邦：“超越性”和“临在”	201
第四章 我思——一个北大游学人的体悟	207
尚未涅槃的鲁迅	208
大地上的荒凉	215
暗夜里的过客	225
影响我的思想者	232
存在之谜	235
沉重的时刻	240
爱与痛的边缘	248
鲁迅故居前的沉思	254
人生不满百	263
后记	269

1

第一章

文学——为人性提供良好的基础





曹文轩：艺术感觉

2010年4月7日

对于曹文轩，我最近几年关注比较多了，原因是，在当今学院体制下，曹先生身上兼容着学者、作家与批评家三重角色，这自然是当今大学所稀缺的。在北大中文系，大文化的研究已经有遮蔽纯粹文学研究的趋势。这个时候，坚守文学性的“文学内部研究”就很有必要重提一下。

仔细听了曹文轩的讲课，认真阅读了曹先生的学术性著作《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和随笔散文《追随永恒》《阅读是一种宗教》，以及长篇小说《天瓢》等。

我向爱好写作的朋友每每推荐曹先生的《阅读是一种宗教》，提醒他们培养文学的感觉。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对于作家的鉴赏，曹先生创造了一种“曹文轩式的解读”。不管你是否认同他的观点，你都必须承认，曹先生是懂文学的。他坚持文学有恒定基本面，承认有一贯文学性的人，不太欣赏“文学性是一种历史叙事”的相对主义说法；文学的基本，并未改变。我对此也很认同。

我唯一的看法就是，曹先生似乎过于拘泥于审美了，而削弱了思想的深度。个别长篇小说，比如《天瓢》，略带理念的痕迹。不过，从积极方面来看，曹先生借鉴以契诃夫、屠格涅夫到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中外作家作品中的古典形态。在充斥着欲望的文坛追求一种“净洁”的美感，试图开拓现代意



象的诗性空间。这种探索是有益的。

曹文轩认为，如果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角度考察，则“深刻”从未作为文学标准的关键词。中国古典文学强调的，是意境、情趣、灵性、智慧……鲁迅放弃小说创作，而改以大量创作杂文抨击时政，正是鲁迅意识到“知识分子”与“作家”两种不同身份的结果。对此，我觉得不应该简单看待鲁迅，也不应该将“深刻”与“意境”等古典文学审美传统割裂开来。毕竟，当下中国文学的超越之路必须是借鉴中西文学传统的基础上的。鲁迅在创作杂文与小说时，分别安置不同的内容，并不存在“知识分子”与“作家”两种不同身份的冲突。我很纳闷，为什么一提“深刻”曹先生就出来质疑呢？我觉得，曹先生此举主要是为自己的小说辩护。

首先谈谈敏锐的艺术感觉。

曹文轩是个有着敏锐细腻艺术感觉的学者型作家。不仅表现在创作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研究方面。阅读他的系列著作，不难得出如下结论。比如他的小说、散文和评论，你可以感受到他对景物、事物或情绪的描绘中，对存在的感受方面，保持着一种很出色的能力。

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当代作家的艺术感觉一直不太好。曹先生认为，一个作家的感觉能力好不好，并不体现在他对重大事物的感受上，而是体现在他对细微事物的感受上。因为最容易被感觉到的是那些体积粗大、形象突兀的事物，而那些微小、平淡的东西则不容易被感觉到。若是无形的事物，如情感，最容易被感觉到的则是那些沉重的、明快的情感，像悲痛、快乐、愤怒等，而淡淡的忧伤、隐隐约约的惆怅之类的情感，就不容易被感觉到（即使是感觉到也不容易被说出来）。



粗大、突兀、沉重、明快的事物，在力上是强烈的，我们容易受其震动，因此容易形成心理印象，而微小、平淡的事物在力上是细弱的，我们不容易受其震动，因此也不容易形成心理印象。

为了论证这个观点，曹先生举了很多例子。有些作家确实倾向于去感应历史、时代和一些重大的存在命题，但他们的功夫恰恰是显示在他们能够感觉到细微之物与写出细微之感觉上，如加缪、鲁迅等。至于一些惯写小调作品的作家，如俄国蒲宁、中国的沈从文与废名，自然更细腻地感应了这个世界。

印象最深的是，曹先生特地举了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和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

《棋王》对生活的真切而细致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又用了承载能力极好的语言惟妙惟肖地表达了出来。“冬日的阳光斜射过来，冷清地照在北边儿众多的屁股上”，“王一生走进屋子，灯光下那个身影被拉长了，投在墙上，灯光摇晃起来时，那身影也摇晃了起来”……这些细致入微的句子，实在使人觉得久违了。他使我们忽然意识到：从前，我们把这个世界所呈现给我们的绝大部分形象都忽略掉了。对王一生将茶几上跳动的千米粒捉进嘴中，随之喉结一动一动的细节的描绘，使我们惊喜地领略到了一种入木三分的观察能力。

《透明的红萝卜》则把当代文学的感觉意识强化了。这部小说给人强烈的印象便是作者的感觉。他用“透明的”的红萝卜和落在水中“发出玻璃声响”的红萝卜，给人们的视觉与听觉带来了莫大的快感。这篇作品之后的《爆炸》《红高粱》等作品，则把他的追求漫无节制地“挥霍”出来。

自阿城、莫言以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



们可以从杨争光、格非、苏童、余华等许多作家对事物或情绪的描绘中看到，他们在对存在的感受方面，依然保持着一种很出色的能力，并且在质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曹先生也反思了一些作家的“玩弄感觉”。玩弄感觉的风气起于 80 年代中期，后渐甚，至 90 年代则大盛。所谓玩弄感觉就是人为地而不是自然地利用语言的活性制造出一些句子，一些意象，这些句子和意象毫无审美的和认识上的价值，充其量只能刺激人的生物感官或使人在心理上产生不良反应。比起小说界来，诗歌界的情况似乎要严重一些。不少诗歌，完全放逐意义，放逐美感，而一门心思沉浸于感觉，沉浸于由感觉的玩弄而产生的只有自己才能领略的快感。有一些诗作者，大概连自己也未能获得玩弄的快感。他们的玩弄，只是一种扬名的策略罢了。

其次谈终极追问和哲学根底。

曹文轩不仅关注语言、叙述、结构、人称等内部因素，同样也关注悲剧精神、神秘主义、终极追问、哲学根底和历史人性诸外部因素，论述起来，深刻而又不乏思辨色彩。

中国当代文学有很多缺憾，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哲学根底。曹先生说：

这里的所谓“哲理性”，显然不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哲理性，它并没有显示出作者对存在、人生、生活、生命、文化、历史的深刻的哲学思考。所谓“哲学根底”，是指统帅作品全局的灵魂，而且，它沉入作品的最底部，通过结构、情节、主题、人物、语言等散射出它的智光。阅读者并不能一下子看清和捕捉住它，却又分明感到它富有生命力的存在。它支撑着整个作品，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张力和诱人思



索的魅力。作品因为有了它而变得凝重。这种哲理不是对生活的某一局部的解释，而是作者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它显示了作者对自然、社会、人类本质揭示的企图。

没有哲学的文学是贫血的。过去，我们缺少气度恢宏、深邃旷达的作品。我们拘泥于日常生活，不能自拔，作品不是过实，就是精神单薄。这原因是我们不能宏观把握世界，没有宇宙意识。

曹文轩以新时期作家为例子，指出作家们正在高扬人文精神进行“哲学根底”的探寻。他以西方作家为例说：

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背后无一不蕴藏着哲学。事实上，西方任何一个现代文学流派的出现，都是起因于某种哲学思潮。那些力作，更是深刻、独到的哲学思考后的产物。卡夫卡的《城堡》表现了人对他所追求的目标的无可奈何，人不可逃脱地被一些无形的力量所掣肘。《地洞》的底部无疑藏着这样的意念：人类，在茫茫的宇宙中，只能永远处在深刻的不安和焦虑的心理状态之中。《变形记》使人产生暗淡、焦躁、压抑的情绪。这种情绪体验，促使人思考被社会变异了的人类的心理。《等待戈多》《局外人》等，也都含着令人深思的哲学主题。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无疑是哲学时空观的形象化。萨特的《苍蝇》《恶心》等，哲学意识更是清楚不过。西方的文学艺术总含有某种哲学动机。这里，我们还不包括那些诗化哲学和哲学小说（如郭尔凯戈尔的《人生大道上的驿站》，摩勒的《一个丹麦大学生的遭遇》，尼采的哲学诗）。

曹文轩集教授、作家、学者于一身，这在北大实属凤毛麟角。对于文学和写作，他有自己独到的体验，能说到点子上。他对文学和人的关系，文学对人性 and 诗性培养的重要意义，写



作对于人的精神发展的意义，都有精辟的阐释。他认为，情感是文学的生命，悲悯情怀，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文学进入现代，过分注重了认识价值，放弃了审美价值。认识价值过分注重真实，将现实作无机的处理，将丑陋也写进作品，他认为这是文学观的一个误区。

作为一个作家，曹先生认为，文学就是一种用来书写个人经验的形式。一个人必须写经验，这些经验与你血肉相连，而不是后来人为观察出来的东西。作品的创作最重要的是与作者的命运联结在一起。

曹先生特别强调，文学为人类提供人性基础。如果这样定义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的良好的人性基础究竟包括什么样的内容，也就是说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维度？我想第一点肯定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道义感。文学之所以被人类选择，作为一种精神形式，当初就是因为人们发现它能够有利于人性的改造与净化，那么人类完全有理由尊敬那样一部文学史，完全有理由尊敬那样一些文学家，因为文学从开始到现在，对人性的改造与净化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大家想一想，在我们人类的精神世界里边，有许多光彩夺目、精美绝伦的东西是文学给予的。在我们人类今天诸多的美妙的品性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所以说没有文学就没有今日之世界，就没有今日之人类——我觉得这个话不算是一个大话。

最后，反思一下曹文轩的古典美的追求。为了方便，联系沈从文。沈从文笔下只有美没有丑，而把审美和现实混淆。既然是现代社会，就要讲一个人的生存权利。因此，我从沈从文的小说里读出了“心惊的残酷”，而这不能仅仅被说成“淡淡的悲哀”。生命高于审美，只有美没有丑是荒



谬的，川端康成和芥川龙之介就是个例子。文学不只是纯文学，文学孤立到只是文学的地步还是文学吗？文学与其他学科（哲学、宗教、历史、伦理）只能互相包容。族群的自负、文化的自负使审美的意义更为复杂，如何评价审美？这是一个问题，再者，文化相对主义会不会成为文化虚无主义？曹文轩也是，假若把古典美拔高到一定程度从而高过生命的生存权利，肯定是荒谬的。有一节课的内容是“心灵的风景”，曹先生饶有意味地大谈什么“美的浸润”“格调和情调”“抒情法”，谈“凄清孤独之美”，谈枯山、老水、废墟和旷野……于是，他又举例说明美与丑的不和谐，比如“一个时髦年轻女子抠鼻屎”，“老女人的耳朵就像夏天枯萎卷起来的叶子”，直到把许多学生讲出笑声还不停下来。

高远东：精谨缜密

2008年5月6日

这节鲁迅研究课上，高远东请来了交响乐演奏家王西麟现场用音乐来演绎鲁迅的作品。王先生经历坎坷，富有激情，他分别播放了三首自己谱写的纪念鲁迅的音乐：《黑衣人》歌里，古老、蛮荒、神秘、恐怖；《过客》的配乐，凄风苦雨，毛骨悚然；《第五交响曲》，深情、愤懑、追思。

欣赏王先生的音乐，时时感受到一种抗争和冲突，在这个处处和谐了的时代，用他的话来说是“大鬼的哭泣”，特别是《铸剑》中殊死搏斗的精神。

.....



高远东给我的感觉，就是“严”而认真。

他身上有传统士大夫的品质，也不缺乏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过他从不以过度张扬的知识分子姿态出现，而是以一种严谨的学者和思想者的形象面世。在一些学术前沿问题上，他通常讲出别人所体味不出来的真知灼见。他像王瑶、严家炎、孙玉石这些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一样，不是那种见风使舵、逢迎权势的人，而是以他的全部生命和心血，投入培养学生的教育事业。他以高度认真的精神对待教学，备课非常认真，他的讲稿，每次都写得特别细心、工整，而且是亲自将大纲打印出来，发放给学生。这在多媒体普及的北大，估计也只有他这样认真的学者能做到了。他的字又写得好，板书工整，像是漂亮的书法珍品。

高先生有个看法，鲁迅是大家，沈从文是名家。沈从文对人、社会、文化、现代性的态度，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方向正好相反。沈对“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有自己的看法，其思想的“原点”不在“五四”的现代性里。因此，沈从文的“现代性”是抗“五四”的现代性。与“五四”相反，沈从文认为，中国自从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人的生活和价值观都出了问题，传统的美德都没有了。虽然解放了人性，但人也因此苦恼，找不到可以肯定的东西去追求，丧失了古老文明的延续。沈从文来自民间，从自身的体验出发，对于中国社会、生活和人性的看法不同于“五四”以来的精英知识分子，对于美好的自然和质朴的人性保留着怀恋。高先生重点阐释了沈从文小说的“湘西世界”，沈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人的理想、风土人情和奇异的世界以及对于生命自然的看法与儒教文明统治下的看法不一样。